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雜記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葬不舉樂

彭氏曰比即比及之比不食肉則不舉樂不舉則容食肉矣

姚氏際恆曰喪大記曰君于大夫疾三問之此云問無算亦同三與無算字不必泥孔氏遂謂此有師保之恩者非也孔又謂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算謂

遣使若然遣使自可多于自行又不必謂有師保之恩者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君于卿大夫士問喪哀死之等也喪大記云君于大夫三問此乃云無算者葢三問者親往而無算者遣使與或曰恩加于師保也

方氏苞曰比葬不食肉恐當作殯侯國三卿五大夫皆爲之三月不食肉恐未能行也知悼子之喪杜蕢諫鼓鐘而不諫飲酒且自言刀匕是供則食肉非越禮獨宜舉樂耳曰知悼子在堂則未葬非卒哭以前也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陳氏澔曰朝祖用輁軸載柩柩有四綍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五百人皆用之葆形如蓋以羽爲之道塗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綍者知之也茅以茅爲麾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諸侯與大夫葬禮之等也升正柩者柩朝左廟升西階用輁軸載柩于西楹間而正

之也綍則五百人分執之以均衆力也枚銜于口繫

之頸後以止衆譁也執鐸夾柩以警衆聽羽葆形如

蓋恐路有傾虧執而御其抑揚以齊衆步也引卽綍

也茅亦執以爲麾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

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姜氏兆錫曰簋紘節梲詳見禮器旅道也樹屏也立

屏當路以蔽內外也反爵之坫土爲之在兩楹閒難

爲上言僭上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

姜氏兆錫曰豚肩不揜豆亦見禮器難爲下言偪下也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過不及之非禮也

方氏苞曰國卿而儉陋若此則其下服用又當每下而拂乎人情矣故曰偪下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婦人歸喪之禮也嫁女爲父母

期其本服則三年之喪故稱之也封疆也或言君夫人或言婦人上下互相足也奔喪用諸侯禮待之亦用諸侯禮婦人從夫之義也闈門爲宮中門而非正門側階爲東房階而非正階其主國君在阼階上亦不降迎又男女有別之義也其他謂哭踊髽麻之類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吳氏澄曰嫂之於叔叔之于嫂生不通問死不制服皆遠之也故于大斂之後不撫其尸

姜氏兆錫曰撫者死而撫其尸也叔嫂則遠嫌矣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

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吳氏澄曰三患之君子兼該有位無位之人五恥之君子兼該北面之臣南面之君

姚氏際恆曰以既得又失爲恥是患得患失子之鄙夫矣方性夫曲解之非是見大全成容若以爲承上恥無其行來謂居位行道有初而鮮終者按此自別另一義非是承上觀下又言民地之事可見地有餘

而民不足。然寡均而倍焉亦是患寡患貧及梁惠王
比較鄰國之民之意豈知王道教養之善政者乎
姜氏兆錫曰嚴陵方氏曰孔子嘗謂鄙夫患旣得而
失之此乃言君子恥旣得而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
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無以過位而失之
者小人所患德無以稱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愚
按自此至終篇凡十七章內除凶年恤由獻子成廟
四章爲記喪祭之禮餘皆雜記諸禮故以名篇說見
上篇之首
方氏苞曰得失以行能言若守正而退非君子所恥

與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同義即以居位者言始骨鯁而後脂韋始潔清而後汚墨令名不終皆既得之而又失之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姚氏際恆曰王制云祭凶年不儉此云祀以下牲說各不同不必强合陸農師曰猶用其本牲之下者故祭凶年不儉牽合失禮若謂用本牲之下者即得爲不儉則將不用牲始爲儉乎成容若曰王制祭用數之仂是豐年用豐年之仂凶年用凶年之仂故豐年不加于仂之外而至于奢凶年不暑于仂之內而至

于儉此解王制是而解此文之下牲爲不儉非也此文何嘗于與王制祭用數之仂之文相關會乎張氏曰王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豈彼爲制國用之常經而此乃救荒之禮與如此並說而不狃合最得之

陸氏奎勳曰集說引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以相難方氏曰牲非純全謂之下農師云用其本牲之下者則陳氏從鄭註改牲之說而自失之

姜氏兆錫曰馬最下曰駑馬周禮校人六馬種戎齊道田駑是也下牲亦如之或曰太牢降用少牢少牢

降用特牲也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蓋以大
節言之與

方氏苞曰王制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蓋國體也士
大夫則何敢然貶損自祀牲始則妻子食用之不節
自有蹙然于心者矣鬗當作髦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
乎書

姚氏際恆曰儀禮有士喪禮按儀禮豈孔子所傳而
孺悲孔子嘗辭以疾者亦必不能受教而傳其書附
會無疑

姜氏兆錫曰本章多未詳恤由疑公之族屬嘗爲士者孺悲疑亦公臣或其家之治喪者故使往學禮于孔子而行之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弗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吳氏澄曰使民常勞則民將不堪上之人不能强民之從也故曰文武弗能使民久逸則民將廢業上之人不爲此以縱民之情也故曰文武弗爲

姚氏際恆曰一國之人皆若狂鄭氏謂民無不醉是也如此說方與一日之澤有關會成容若謂迎貓迎虎近于若狂殊繫百日鄭氏謂喻久亦是也呂與叔謂自秋成至十二月亦泥文武孔氏謂文王武王亦是郝仲輿謂泛指文武之道若然則弗能弗爲說不去矣愚謂註疏本有是者不必求與之異如此類是也

姜氏兆錫曰蜡祭見郊特牲若狂醉亂貌百日言其久謂一年也孔子言百日之蜡久勞而方息一日之澤暫飲而爲歡此豈爾所得知乎蓋言其義大也

又曰張張弦也弛落弛也弗能者言其勢弗爲者言其理蓋弓之爲器久張而不弛則力絕久弛而不張則體變猶民之爲道久勞而不息則神憊久息而不勞則志逸也聖王之治勞息以時以此而已

陸氏奎勳曰鄭註皆勸稼穡有百日之勞蜡祭以報土功鄭註最爲諦當藍田呂氏曰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脩蜡禮此異說不可從集說補正反以爲允何也

方氏苞曰此以治民言之故不能不弛所謂制法以民也若議道自已則當自強不息豈可或弛韓子于

自修之事引此多見其謬矣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吳氏澄曰魯之郊上帝亦但郊於建寅之月禘則建巳之月獻子二言皆非魯之郊禘本非禮獻子欲移其祭月則失禮愈甚矣

萬氏斯大曰日至在正月七月可以爲周正改月改時之證郊與禘對言可以爲禘祭每歲舉行之證

姚氏際恆曰按春秋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是時獻子尚未秉政至宣襄之世獻子秉政而春秋又

無七月禘之文則所謂七月而禘獻子爲之者蓋亦弗考而漫爲之說爾孔子曰獻子旣七月而禘春秋不書以示譏者魯時暫行之又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恆行也按上章公羊賈爲之泄柳之徒爲之皆釋云記失禮所由始而此獨否豈非曲說

陸氏奎勳曰此王制夏曰禘所本王制以禘爲時祭固謬而記文亦訛按春秋僖八年秋八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孟獻子于宣九年始見經襄公十九年卒而春秋經傳從無書七月禘者知記文之說失實矣

姜氏兆錫曰按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乃

建巳之月而今用建午之月意以郊禘太事取一二至
相對而變其禮也然不言自獻于始而但言獻于爲
之蓋一時之事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郝氏敬曰魯昭公之世王命不行于諸侯久矣諸侯
繼世自立且不由天子況其夫人乎諸侯之不取同
姓者未必皆有王命也因昭公娶吳女附會之耳
姚氏際恆曰按昭公取同姓爲失禮非取而不命于
天子爲失禮也當時諸侯且不命況夫人乎因取同
姓而遂謂不命于天子附會顯然

姜氏兆錫曰疏曰織外諸侯夫人天子命之若繇內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則后命之玉藻註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也愚按疏所引似可聽然非理矣此明云命于天子即玉藻所云君命屈狄不云后命也如其說則爵命不自天子出而中外謂之二聖可耳且其去墨敕斜封之弊又幾何哉或曰后夫人承君命命之耳意爲近之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外宗爲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陳可大引儀禮疏謂通卿大夫之妻非也

姜氏兆錫曰此見夫人命于天子而當尊之意也疏曰外宗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之類內宗則君五屬之女也猶內宗者內宗爲君服斬衰爲夫人服齊衰外宗並同之也然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此外宗蓋專謂姑姊妹之女嫁在國中者與古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多嫁于國中大夫諸侯不內娶故舅女及從母多不得在國中也

方氏苞曰君夫人以國中爲斷也若異國不獨從母舅之女不得比于內宗適他國爲君夫人亦無斬齊之義當以賀循等說爲正

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姜氏兆錫曰爲火來者弔之也宗伯職以弔禮哀禍災是也相弔之道謂待弔之道

方氏苞曰以救火來者拜之聚觀者弗徧拜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朱氏軾曰拔諸道盜而升之公知已之恩不可忘爲之心喪如弟子之于師可也

姜氏兆錫曰上猶升也宦仕也孔子言管仲遇羣盜簡取二人用之而升爲公家之臣且曰爲其所與交遊者是邪僻之人故誘爲盜耳此二人本是堪可之人也其後仲死桓公乃使二人爲仲服記者言大夫舊臣而爲之服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也蓋禮違大夫而之諸侯則不爲大夫反服公則不忘仲之舉賢而命之爾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姚氏際恆曰徐魯伯以本國不應有與君同諱者故謂適他國者似武斷不若謂古人與君同諱則稱字

也然春秋時衛侯名惡者臣有齊惡此等處又不可
曉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避也

吳氏澄曰亂之重且大者管叔啟武庚而叛周則周
公以弟誅其兄石厚輔州吁而弑君則石碏以父殺
其子豈得不與乎

姚氏際恆曰內亂不與或身不在事內及力不可為
者則可不然豈有食人之祿而蚤為分別以此一事
全身遠害哉

陸氏奎勳曰謂大夫作難力不能討避不與聞非也

嘗謂國君有闇昧之事如陳靈之于夏姬者泄冶不必強諫而死耳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諸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玉也藻三采六等

萬氏斯大曰曲禮言凡摯諸侯圭而此文更詳其長短廣狹厚薄之度且降殺以兩形制昭然先儒信周官而謂子男執璧何也

姚氏際恒曰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半寸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此本之爲說而分別爲五等諸侯也　又曰周禮大行人公圭九寸諸

侯七寸諸伯如諸侯又以爲子男執璧皆襲此文及大戴記典瑞公侯伯繅三采三就亦襲此文又別以天子爲繅五采五就子男爲繅二采再就也自鄭氏以來皆不知周禮所襲故必變臆度紛紛爲說如鄭氏謂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孔氏直增璧與圭並釋之陸農師謂此言奏爲子男聘頫之玉博三寸以下主公言之成容者謂圭亦似可該璧儀禮襲執圭論語孔子執圭皆可以兼璧嗟乎周禮之售欺于後世如此

姜氏兆錫曰贄大行註謂古禮書之名其書蓋贄大

行人之職事者也圭通謂圭三等璧二等也剡殺也

博三寸專謂圭也厚半寸通謂圭若璧也殺其上左右各寸半亦謂圭也玉也者總結上文以起下也畫采曰藻以木如玉衣以韋而畫朱白蒼三色爲六行以藉玉也采亦據圭而言璧一采而已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姚氏際恆曰此取下執事三字見辭命耳方性夫謂此文更有辭容脫按子之食奚當句或容有脫不疑上而疑下何耶

朱氏軾曰下執事謙言先人曾爲文公之小臣

姜氏兆錫曰按此條首尾不備有闕文或曰當通下爲章其先世嘗爲宗祀之屬掌釁廟屋宗器而因舉以序之也然不可考矣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

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姚氏際恆曰按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此宮卽廟也可見宮不定屬生人所居之名記文分釁與考似非

姜氏兆錫曰按大戴禮諸侯釁廟自爲一篇而文小異合參之乃備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

之

姜氏兆錫曰出夫人者有過而出還其國也在道至

入猶以夫人禮者以將命然後義絕也謙言寡君不

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不忍斥言其過也君

言前納采時固嘗以不教爲辭矣亦答以禮也疏曰

使者令所從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

以還其國而其國亦使有司領受之明付受悉如法

之意也

方氏苞曰俟後命也雖國君之夫人可出所以正家

則警婦行也既出尙可反所以許改過敎遷善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姜氏兆錫曰兄謂夫之兄也稱舅當曰某之子某不敏稱兄當曰某之弟某不敏必稱之者命由尊者故也又言主人對辭者重言以起下文或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某之妹不肖稱亦皆然也

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

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姚氏際恒曰玉藻有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之事此以爲孔子謂少施氏食我以禮而飽蓋附會爲記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亦卽玉藻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之說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亦卽玉藻客飧主人辭以疏之說又曰聖人立身行己凡一語一默一飲一食自無不由禮然責己則嚴而繩人則寬也若因食我無禮便悻悻然見于顏色動作之間食我有禮便欣欣然厭飫

之極口稱道斯豈聖人中和氣象乎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孟子云嘑蹴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乞人弗屑也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重禮也愚按此章與食于季氏參看聖人時措之宜雖小可見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孔氏穎達曰兩个爲一卷取配偶之義也

朱氏軾曰四尺爲一個八尺爲兩箇束五兩五箇兩箇不言十箇而言五兩取配偶之義亦猶今人布帛以聯計也兩五尋是申言五兩之數謂其爲兩不過五尋而已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姜氏兆錫曰因納徵而言親迎之禮也言見舅姑之時而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堂下則卽是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也惟諸父乃旁親尊故明日各詣寢而見

方氏苞曰婦見舅姑後贄醴婦饋舅姑舅姑饗婦姑饗婦人送者若更與兄弟姑姊妹相見則正禮且不能畢矣蓋兄弟姑姊妹每急欲見新婦而觀其容止故有立于堂下之禮記者本謂是時已見新婦而觀其容止故有立于堂下之禮記者本謂是時已見新

婦若諸父則不宜以尊臨卑故必俟正禮既畢就其寢而見之而註遂謂不復特見誤矣諸父諸姑等也諸父就見于其寢諸姑在舅姑之功宮而婦乃不特見乎兄稱兄公姊稱女姑所以示婦當敬禮也而始至竟不特見乎兄嫂之嘉禮始成而弟妹不特見可乎婚禮經記無婦與兄弟姑姊妹相見之儀者乃人事之常無關于婚禮之正無爲具其儀耳若以兄弟爲引嫌而不特見則姑姊妹何嫌且舅姑極食孥子婦佐餕朝夕相見并無所嫌而初至乃以禮見而嫌乎于思之哭嫂爲位所謂不通問者不無故而接語

言或使僕婢通耳此記見諸父各就其寢則兄弟姑姊妹見于宮中不必言矣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朱氏軾曰婦人執其禮婦人正謂主婦主賓重在執禮二字謂雖未許嫁必以禮爲之笄也所以不待許嫁而笄者欲早責成人之道也而不備儀可乎燕則鬈首者謂有事時則笄無事則不笄非既笄輒釋直待嫁而後笄也若云已笄猶以少者處之則是不以成人之道責之矣笄何爲乎

姜氏兆錫曰未許嫁謂未納徵以前也疏曰十五許

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許嫁則主婦爲之著
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則婦人禮之而已無主婦
女賓不備儀也其燕居又去笄而分髮爲鬌紒若猶
爲少者然
韠長三寸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
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姚氏際恆曰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即玉藻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也會去五寸即玉藻
云其頸五寸肩革帶也
姜氏兆錫曰陳氏曰去上五寸有會不至下五寸有

純其中餘二尺也純用爵韋六寸中𢌿之表裏各三

寸愚按中餘二尺之說明以暢矣表裏各三寸說雖

無考無表之兩旁各有紕三寸合之則亦六寸也玉

藻云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五寸今按玉藻之頸五寸

卽此會以上之五寸是頸之長也上廣之廣實一尺

去兩旁之紕其六寸其中四寸是乃頸之廣也而玉

藻注以頸之長五寸解爲頸之廣五寸其失甚矣餘

詳玉藻

方氏苞曰陳氏曰會謂上領縫蓋卽玉藻所謂頸也

玉藻言廣此言其長云去上五寸者高出于韠之上

端五寸也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五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五終

浙江書局刊

王拱辰校
張聯駿校
王家賢校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喪大記

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

朱氏申曰送死大事也此篇所記皆喪事之大者故以大記名篇

吳氏澄曰此篇是每章各記一事之大節非是逐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

姚氏際恆曰按喪服小記在前喪大記在後故後人加大字以別之非是小記所記者皆小大記所記者

皆大也均爲喪禮何小大之有方性夫謂送死可以當大事故曰大然則小記所言獨非送死乎謬不待辨餘說見小記　又曰說者謂儀禮止有士喪禮此篇則自天子而下皆有之可補其闕然其間多與儀禮正文同但彼言士禮不可援以釋此此說非也士喪禮本之喪大記何以知之喪大記云大夫官代哭士代哭不以官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喪大記不以官官字因上官字而生士喪禮上無官字而云不以官官此其本于喪大記灼然可見其他如士有冰用夷盤可也之類皆本喪大記不應述作士喪禮者

以喪大記所言之通禮其體零星綴迹者而薈萃貫穿之以爲士禮雖主士言其中實多兼大夫以上蓋以喪大記言通禮非獨言士禮故也且士大夫原得通稱然則喪大記可補儀禮之闕既非矣謂彼言士禮不可援以釋此不更非乎儀禮既本此固不必援以釋即援釋亦何不可豈在士喪禮者爲士禮而在喪大記者便非士禮乎可笑也自漢以來釋經諸家于此兩篇皆不能知其由來故多畧而弗詳註疏于此篇凡于其言士禮與士喪禮同者間一引證其不能通者則妄斷以爲天子之下又其下劣者乃謂不

援以證此矣故愚于是篇凡士喪禮同者各註于下以見士喪禮所本使學者之心目歸于一庶不致瞀彼顧此慮其異同則亦見是篇之不可少也讀書而不能知人論世有以辨夫作者之後先亦奚當哉

陸氏奎勳曰自絕氣以至葬埋節次可循而尊卑有等男女有別戴禮中言喪禮者此爲最善然極論之則大夫士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一條曾子問中已見斥于孔子矣然君四種八篋大夫三種六篋士二種四篋加魚腊一條雜記中有子以載粻爲非禮矣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一條檀弓中顏柳以

三臣廢楯設撥爲竊禮之不中公肩假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是楯與碑皆非大夫所得用矣禮家聚訟折衷良難朱子所以欲成禮書而終不果也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縣音元去起呂反首手又反牖音酉注或爲墉音容屬音燭纊音曠

黃氏乾行曰絕氣以上生者愛親之至情也男子以下死者謹終之正道也

毛氏奇齡曰士喪記云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此適寢即內室也室謂之寢故又稱適室而此非外
寢可知乃註者曰此是正寢與天子諸侯路寢並同
則焉有路寢而北牖者乎乃謂本在燕寢及將死而
遷居于此則以危病之人而剝牀遷徙固已奇矣且
作喪大記者又增二字曰廢牀撤牀卧地將返地也
夫初生寢地此生女而賤惡之禮乃曰初生在地今
病困而返于地則是獵猶未屬先卧地以俟其死此
非養疾直殺疾也且曾子易簀正有牀在何曾廢牀
又曰徹褻衣加新衣謂恐客來視易去舊衣而加朝
衣于其上新衣者朝衣也按論語疾君視之加朝服

拖紳此以君來視疾之故不得已而爲此禮非爲賓

客且預設也此時何時徒以賓客細故而亂此大事

萬一以易衣致誤或易衣而客不至豈非大憾漢龔

勝傳莽使者書徵勝假病篤爲牀室中加朝服拖紳

使者南面立致詔此直本論語行禮然不廢牀不出

外猶不易去舊衣且必使者到門後而加朝服此固

非故養疾然亦必拔節有如是者又云御者四人皆

坐持體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

手其所云持體謂各持一體如大戴禮所謂曾子病

時使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是也所云不絕其手正指

持體者之手謂男手持男體女手持女體不使男女
易手也此蓋穀梁傳文以爲解者乃喪大記亦引之
不作持體解但以男女不相訣而言而鄭氏復註曰
畏其相褻亦以垂死之人而防褻已過矣且亦思此
婦人者非他卽死者之妻與死者之子婦也夫妻送
夫死亦非褻事今此一刻不合前則將來死後何以
同穴若子婦則疾痛痾癢奉侍有素一旦以存亡之
際而反絕之則于情于理總屬不合且此非知禮之
言也禮年老則夫婦同藏老者出必以婦人何則以
奉侍之得周洽也故魯男之謝隣女有曰古者男女

六十可間居以吾與爾未三十故不敢也是六十以
上其在他女不防褻而顧褻此妻與子婦乎
姚氏際恆曰士喪記云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有疾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
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于
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本此節錄其相同之文下放此
彼云御四人皆坐持體而此云體一人殊簡而妙盡
述之者加詳也　又曰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與曲
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之說相通北
牖士喪記作北墉是士喪記云士處適寢寢東首于

北墉下玉藻云君子之居恆當戸寢恆東首是北墉東首不時寢處皆然非定是有疾時也而記文敘于疾病之下鄭氏遂謂君來視之時附會論語疾君視之東首爲說不知論語記者因君視孔子疾併記其時東首非謂君來視而始東首也且上云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下本承君大夫士言若謂君來視則是單承大夫士言矣亦不合也廢牀之禮古與今絕異外內皆埽肅靖以愼終也男女改服去吉服也鄭皆謂爲賓客亦非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一句承體人而言謂男子死用男御持之婦人死用女御持之否

則恐其相褻亦厚別以愼終之意非謂男子死不可有婦人在側婦人死不可有男子在側也馬彥醇謂曾子死惟弟子與子侍側無婦人舉檀弓論語以證殊不道曾子當時無婦人事故不記爾如其說將毋子父女舅婦夫妻之間亦彼此相避而不爲送死可乎

朱氏軾曰此與儀禮文小異儀禮云疾者齊養者皆齊二句最得禮意鄭註云齊正也情性也疾者正養者亦不敢不正去褻衣惡其汚遠婦人爲其褻此疾者之正也外內埽潔其地改服潔其身此養者之正

也樂散心志撤去之猶祭而齊則不樂此爲疾者亦
爲齋者也寢東首于北牖下不待疾劇而然廢牀屬
纊在彌留之頃望其生故廢牀惟恐其絕故屬纊侯
其絕侯字當是候字之誤候占也猶醫家候脈候其
生非候其死也持體者若欲持而留之也體一人當
在男子二句之上舊註多未合

黄氏兆錫曰病疾之甚也外庭內室也皆埽致其潔
也徹亦去也以不用且藏之也周禮王宮縣諸侯軒
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士祗言去琴瑟者蓋未命之士
與東首向生氣也北牖註謂北墉卽士喪禮傳云東

首于北牖下也陳詳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疑指此今考家禮註室之南北有牖也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而地庶生氣反也加新衣謂賓者朝服庶人深衣之屬生者改服亦然皆重送死也體四體也各一人持之爲不能自屈伸也纊綿也屬之口鼻以驗氣也此以上徹縣去琴瑟即君大夫士而析言之餘皆通言之也各不死其手者惡褻也此又即男女而析言之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適丁歷反

吳氏澄曰此記止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及其次妻世婦謂大夫之正妻天子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爲適妻之稱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爲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

毛氏奇齡曰士喪禮死于適室記曰士處適寢寢卽室也適寢者內寢之別名適親之也鄭氏謂是正寢按正寢卽天子諸侯路寢之名路大也其地在王朝黼座之南夾于兩楹所稱王庭者天子諸侯往往退外朝而聽政于此此原不可以寢息者故鄭氏亦以其地尊嚴不可燕處但人君大喪必殯其地故雖卒

于內寢小寢而亦可曰路寢如春秋書公甍于路寢
非死其地亦謂既死則必殯尸于其地一如甍于其
地然蓋死得其正無他故也所以別于甍不書地與
甍于他所之弒者也故甍既有所則凡路寢小寢高
寢亦但書之而無所褒譏于其閒自後儒誤解春秋
謂甍于正寢雖未必眞甍于此然亦必臨訣而遷于
其地如此適寢則必養疾時來還嘗考顧命成王大
漸出負黼扆憑玉几使羣臣受顧命訖當是時必須
還寢則直從堂上黼座還至堂下之庭但跬步事耳
乃復還內寢而撤黼座之幃幄張之于庭以爲來日

殯堂之用書所云茲既受命還出襚衣于庭是也是必死而遷尸于此不得生遷可知矣蓋瀕行移寢大是危事故曾子易簀遂有止者況此云適室非是正寢何則室可名寢而正寢之寢必不可以名室以正寢在庭也在庭之寢則名路名外名正而不名室在室之寢則名小名內名適而不名正其他寢名則周禮春秋各殊其數亦各異其地然皆不可爲典要若康王居喪入路寢而曰翼室者在傍寢耳今居無殿庭動曰正寢不無非分且春秋公薨處有不虞故必書地以明例今士庶死亡有何難測而假此例以書

之則多事矣況舊時赴文亦無有及死所者乎
方氏苞曰統言路寢以夫人正寢亦可謂之路耳熊
氏謂卒于君之路寢非也君與羣臣治政之所而夫
人寢病于是可乎皇氏謂世婦以夫人小寢之上爲
適寢亦非也丙子于未命死于下室遷尸于寢適寢其
生時所居也以未命猶不敢死於是況小寢乃夫人
所燕居而世婦死於是可乎且死于是則將殯于是
吉凶可同域乎蓋世婦非一人生時各有所居私室
又必有其治內事之公所具堂階焉死則遷尸于是
君夫人就而視斂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死于適室士喪記云士處適寢皆本此則亦同大夫矣又曰君夫人卒于路寢似本春秋公薨于路寢爲說因以爲大夫世婦卒于適寢也但路寢爲退外朝聽政之所非寢處之地大夫之適寢亦然俱是正寢春秋所書似謂薨而還于其地則此之所云當亦同然世婦大夫之妻內子即大夫之妻未受命者故但稱內子

姜氏兆錫曰卒于路寢適寢之屬者死必以正也諸侯與夫人皆有路寢餘爲小寢大夫通上大夫卿中下大夫而言也卿妻謂之內子大夫妻皆謂之命婦

名世婦者世婦乃國君次婦其秩等故通稱也卿大夫與其妻有適寢明其餘未命者不還也士與其妻之寢謂之適室士喪禮死于適室是也此亦卽君大夫士而析言之也　此章備言死時之禮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屈音闕赬赤貞反襢知彥反稅他亂反號戶高反卷衣之卷俱勉反

彭氏汝礪曰大夫妻其上服惟襢衣襢之爲言亶也
亶誠也周禮及詩作展士以爵弁弁色赤而微黑如
爵頭然因以名服稅衣六衣之下士妻得服之稅卽
祿字　又曰上公袞服九章曰龍曰山曰華蟲曰火
曰宗彝繪于衣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絺于裳侯伯
驚服七章自華蟲而下子男毳服五章宗彝藻粉米
畫于衣黼黻刺于裳大夫以玄赬前袞衣驚衣毳衣
皆玄而有畫此衣不畫故獨得玄名惟裳刺黻而已
大夫玄衣纁裳故名玄赬士爵弁纁裳夫人用褘衣
褘當爲翬雉衣也色玄侯伯夫人用褕狄卽搖翟色

青二者皆刻繒五色畫之綴衣上子男夫人用屈狄

即闕翟刻繒爲雉形不畫色赤世婦以襢衣色白無

畫士妻以稼衣色黑

姚氏際恆曰狄人下士賤者之類鄭氏謂樂吏之賤

者以其簴爲階梯殊繫彼意謂狄翟通祭統翟者樂

吏之賤者故云也不知當時本有狄人顧命曰狄設

黼扆綴衣若以爲樂吏設樂具則黼扆綴衣豈樂具

耶　又曰士喪禮云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升自前東

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于前復者降

自後西榮本此　玉藻云君命屈狄一命襢衣此云

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皆不甚相同又云士禒衣此云士稅衣雜記上又云夫人稅衣並異餘見雜記又曰鄭氏曰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互言之耳上公以袞同衮則夫人用禕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褕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此執周禮誤解記文不悉辨記文言君與夫人大夫與世婦士與妻甚明今必以君以卷爲言上公而下該侯伯子男以夫人以屈狄爲言子男之夫人而上該侯伯上公之夫人不亦穿鑿無理之甚乎升自東榮鄭謂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孔氏曰鄉飲酒鄉射云設

洗當東榮是大夫士之禮燕禮記云洗當東霤是諸侯禮明天子亦然鄭孔此說亦屬迂滯榮卽屋簷廉凡簷有承霤既有東西榮卽有東西霤燕禮及鄉飲酒鄉射文不同乃撥字法豈必泥以爲據且升自東榮曰皆上該上君大夫士可知又小臣亦以君而名其兼言尤可知也

朱氏軾曰私館不復者不可升他人之屋而復也

陸氏奎勳曰馬氏云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其說最合集說補正斥以爲謬余謂不然試觀浴尸一條有云取所徹西北扉以

魄者蓋既復而撤屋西北之簷以降明乎其不復生矣

姜氏兆錫曰復始死招魂也虞人掌山林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言死者封內若有林麓則使虞人設梯以升無則使狄人設之以其掌設舞簴或便于此也小臣謂暱近之臣也卷謂衮冕之服其等上公用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上公夫人用褘衣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屈狄此言君以衮舉上以見下言夫人以屈狄舉下以見上也玄赬謂玄衣纁裳卽卿大夫玄冕服爵弁謂爵弁服六冕以名冠四

弁以冠名衣凡復用衣不用冠也榮屋翼也王侯屋四注東西皆有霤大夫以下但前後注而其東西兩頭似翼而有華采故謂之榮稱東榮不稱東霤亦舉下以見上也中屋中于屋也危謂屋脊高且峻也三號者一號于上一號于下一號于中號或自上下四方而來所謂皋某復者是也號畢乃斂衣自前而投司服受之以篋于是復者乃自西北榮而下也餘見雜記上篇復諸侯章其爲賓下說見曾子問及雜記上

方氏也曰周官司服其復之故受之將以襚于殯也

復衣不以衣尸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袡而廉反

郝氏敬曰袡袇也下體之服屬陰故不用案男子殊裳婦人不殊裳如陸郝說截去其半乎純衣纁袡明見士昏禮諸說妄也

姚氏際恆曰復衣不以衣尸據士喪禮衣尸尸浴而去之則不容疑衍且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文字亦順袡註疏謂嫁時上服纁衣下曰袡此據士昏禮以爲嫁時服然安知止于嫁時服之乎按方言婦人蔽膝齊魯閒謂之袡郝仲輿謂卽今裙未知孰是但必

以其所常褻用故不復耳　又曰小記云復與書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此云稱字即伯仲也姜氏兆錫曰衣衣之也按士喪禮復衣升自阼階以衣尸此稱不以衣尸者襲尸有似于衣浴則去之實不衣尸以襲也斂謂小斂大斂也以絳緣衣下曰袡嫁時之服非以事鬼神也稱名稱字謂王侯后夫人以下也說見曲禮哭所謂主人啼兄弟哭也復以前不行凡事惟哭而已蓋前此猶望其生也此章言復死之禮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姚氏際恆曰士喪主人啼兄弟哭本此哭而踊則哭有節故殺于哭郝仲輿曰踊謂啼哭皆踊此又一說並存之

姜氏兆錫曰啼者痛甚不能哭如兒啼也哭則有聲矣婦人踊似爵跳足不離地問喪篇爵踊是也

旣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姚氏際恆曰此云子坐于東方士喪禮云主人入坐于牀東此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士喪禮云

眾主人在其後西面此云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

士喪禮云眾兄弟堂下北面此云夫人坐于西方士

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此云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

于西方士喪禮云親者在室此云外命婦率外宗哭

于堂上北面士喪禮云眾婦人戶外北面皆本此而

以言士禮也

姜氏兆錫曰此謂國君之喪也正尸謂遷于牖下南

首子家君未卽位之稱父兄謂君之諸父諸兄子姓

謂其眾子君孫也夫人謂家君之妻內命婦謂凡宮

中之命婦姑姊妹謂君之姑姊妹子姓亦謂其女若

孫也外命婦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

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

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

手承衾而哭

黄氏震曰大夫變子言主人下于君也

陳氏澔曰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謂

初死時

姚氏際恆曰士喪記云室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

命夫命婦坐在焉亦坐本此之言大夫者以言士按

諸侯之喪世子君也故坐卿大夫父兄臣也故立今大夫之喪無命夫命婦皆立是主人坐而父兄立恐未宜況士乎

姜氏兆錫曰主人主婦謂大夫之適子適婦也命夫命婦謂父兄子姓中之命夫姑姊妹子姓中之命婦也坐之者大夫禮與君異也士卑禮又異故皆坐也

承衮陳氏謂猶若致其扶持之意也此章言始死次哭之禮

方氏苞曰以居攝不服其母故于儀禮之記多竄周人以貴降親之文而不顧其悖天理拂人情試思

大夫坐而立其諸父諸兄大夫之妻坐而立其姑姊妹世母叔母從祖母從祖姑族中之庶子庶孫以爲大夫而坐世父叔父從祖父以爲士而立庶女庶婦庶孫女庶孫婦以嫁于大夫爲大夫之妻而坐世母叔母從祖母從祖姑以爲士之妻嫁于士而立非用鈇鉞之威不能彊之使會脅使從也漢唐以後天子私燕猶有用家人之禮而謂周公有此過制乎小斂前尸在室親戚自外至者入哭則主人以哭答之其儀如此主人承衾以弔者或枕尸股或啟其手足也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

命出士之喪于大夫不當斂則出

裴氏兆錫曰寄公謂諸侯失國而託于鄰國者國賓謂他國卿大夫之來聘者出謂出迎或至庭或至門也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故不當斂則出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于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于門外反扱初洽反衽而審反拊

消撫使色吏反

郝氏敬曰惟罪人徒役不冠周禮司圜職云罷民弗使冠飾而任之以事始死喪冠屨未成又不敢著吉

冠履故自毀如罪人

毛氏奇齡曰弔禮主人不迎而有送惟君來弔則臣迎之大夫來弔則士迎之餘具不迎然士之迎大夫若當事則遣人拜迎而謝以故至士以下則事畢而出不惟不迎并不謝焉至于出則尊卑貴賤無不拜送者士喪禮云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是也但所云門即殯宫前易所稱門庭禮所稱寢門非大門也送君則大門也矣今擯迎擯送不及主人以古人弔誠今人弔煩有必不能行者此亦禮之無如何也

姚氏際恆曰降自西階與曲禮升降不由阼階之說

同　又曰陸農師曰迎逢也先之也逆彼來而復往焉大夫于君命言迎士于大夫言逆以此按迎逆古字通記文之意豈有分别若此方言關東曰逆關西曰迎

姜氏兆錫曰徒跣者未著喪屨吉屨又不可著也扱衽者扱深衣前襟于帶也拊擊也降自西階者曲禮升降不由阼階是也拜于位者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而主人于庭各向其位而拜也與之哭不逆者士喪禮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哭也

方氏慤曰古人行弔未有不哭者孝子自當與之哭而特設此文承上文于君命而言也士喪禮君若有賜則視斂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君使人弔使人襚使人賵使人贈君及使者始至皆不哭主人亦不敢哭至君哭使者致命主人以哭答故用此見大夫未弔則主賓皆哭如邦人也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敬則為命婦出

姜氏兆錫曰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于堂上也　此章言未小斂時弔迎之禮也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
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
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雖本喪大記然亦有與之不合
者或行文錯互或以意增改俱未可知如此云小斂
說髦士喪禮殯後說髦此云袒括髮士喪禮云髻髮
袒鄭氏遂疑此爲人君禮非也又士喪禮云旣馮尸
主人絞帶衆人布帶此不云主人而云婦人帶麻士
喪禮云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此但云婦人髽帶
麻于房中士喪禮較此爲詳房室字亦不必泥鄭謂

士喪禮男子在東房士無西房故婦人髽于室此房中爲天子諸侯之西房按大夫士亦有西房說見禮器此一節是該上下而言豈有言天子諸侯而不明舉之者且但言房中何以定知是西房乎皆臆說也愚以此法讀二禮所以處處通貫否則觸著成礙矣明者由此推之皆可自得不備著也

朱氏軾曰帷尸不欲人褻之也

姜氏兆錫曰卽位于戸內見檀弓憑尸也髦幼時剪髮爲之成人時垂于兩旁父死則脫左母死則脫右所謂親沒不髦也髽亦麻爲之帶麻于房中所謂

男子帶絰在東房婦人帶絰在西房也夷陳也旣徹

帷帲者舉尸陳于堂男女捧而扶之而主人乃下堂

而拜賓不言主婦堂上拜賓者蓋省文與此約言士

禮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于士旁三拜夫

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

拜衆賓於堂上

毛氏奇齡曰弔之儀則弔客並無行拜之禮祗主人

拜賓而賓不答拜如嗣君拜寄公國賓及大夫士有

特拜旅拜三拜氾拜諸節雖其所拜者稍有等殺然

已合尊卑貴賤大小無不拜之並無賓拜主人文故曲禮有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正以明弔喪之獨不答拜可知也

姚氏際恆曰疏引熊氏曰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于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斂後拜賓同故也此說是疏又引皇氏說單指國君遭喪拜寄公國賓及拜大夫士禮上于大夫士下于士妻句絕此說非上下文皆兼主

君大夫士言此處不應獨主君言如其解必處處爲之添補矣觀疏可見又大夫內子士妻六字上下不相連接亦無歸者孔氏既以熊氏說爲踰于皇氏而其自疏仍從皇氏何耶　又曰此云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士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此云汜拜衆賓于堂上士喪禮云士旅之蓋士喪禮以其言大夫士妻者而推于大夫士也旅之衆拜也三拜汜拜卽旅之之義士非一人故言三拜以該之孔氏謂士有三等故三拜非也

朱氏軾曰從熊說則文氣順適君有喪拜寄公于堂

下知其堂下者卽下堂上可知不言旅拜汎拜者寄公國賓皆偶有之不待言也夫人止寄言拜寄公夫人婦人不越疆而弔撫國女賓也君不言拜卿大夫士夫人不言拜卿大夫士妻者卽下大夫士之禮可推也大夫士家有喪大夫拜卿大夫于位拜士則旅之士有喪拜卿大夫于位于士則旅之大夫内子士妻亦然不言卿有喪文不具也

陸氏奎勳曰此謂國君大夫士小斂後拜賓之禮承士君之喪末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末小斂爲君出士之喪于大夫不當斂則出而言熊氏孔疏

皆極詳明集說從皇氏專指國君而言因以君拜寄
公國賓大夫士爲句下文又以大夫內子士妻爲句
則文既拙而義俱舛矣
姜氏兆錫曰此特言君禮也嗣君拜寄公與國賓敵
也亦拜國之大夫士者先君之臣爲君服斬故拜之
但卿大夫則拜于位士則旁三拜而不正向又以士
有上中下三等故旁拜凡三此其差也嗣君夫人拜
寄公夫人于堂上亦敵也其于卿大夫之內子與士
之妻則內子之屬是命婦各拜之而士妻爲衆賓汜
拜之而已亦拜于位旁三拜之意也　疏曰卿妻曰

丙子大夫妻適曰命婦云丙子不曰命婦欲見與命婦同云特拜命婦不云丙子見丙子亦然也

方氏苞曰註疏得之如熊氏之說則似國君惟拜寄公夫人惟拜寄公夫人矣諸侯朝覲天子無答其臣非義所安也諸喪記未載國君夫人答臣下拜之禮故詳著之

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 免音問拾其劫反

郝氏敬曰加武者吉冠玄武今加縞武所謂玄冠者易之示變也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亦謂加

絰于武此此未成服視小斂之禮若成服弔則爲絰錫

衰矣

毛氏奇齡曰武者冠之卷也加武謂加絰于武帶則

加帶于服也其帶絰用緦麻之製未斂旣斂皆用朝

服此明見禮文者宋王祐卒時朝臣退朝俱朝服往

弔獨左省徐鉉攜一麻袍角帶角于客位更易而入

世反稱知禮以致司馬光卒程顥遂以爲大譏後并

不當弔宋人之無禮如此

姚氏際恆曰註疏謂士喪禮先踊乃襲絰士爲卑此

先襲絰乃踊諸侯爲尊不知先踊乃襲絰何以便爲

卑先經乃踊何以便為尊此義未確母之喪卽位而免與小記為母免而以布同則父喪卽位時猶括髮以麻可知弔者襲裘加武帶經則與子游襲裘帶經而入之義同加武吉冠玄武今加縞武與帶經帶要帶經首經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又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雜記兩說皆無帶此與之異惟與檀弓子游帶經同疏中分有朋友之恩加帶無朋友之恩無帶鑿也

姜氏兆錫曰卽位卽阼階下之位也父喪拜賓訖卽位掩襲其衣加要帶首經而踊其括髮如初母喪降

于父自又哭以至成服不復括髮故襲時以免代之而已乃奠統承父母喪而言謂小斂之奠也武冠上卷也紒更也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後則改襲裘而加素弁于吉冠之武且加要帶與首絰而與主人更踊矣　此章言小斂弔拜之禮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姚氏際恆曰周禮挈壺氏襲此屬司馬

朱氏軾曰代非取其哭而未有不哭者故曰代哭若哭不絕聲謂主人兄弟哀甚哭聲不絕也鄭註似謂

未殯哭聲不可絕故使人更代爲之謬甚又官代乃官自相代主人兄弟不在所代之例

姜氏兆錫曰虞人主山故出薪木以供爨出甬斗以斟水狄人主挈壺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蓋冬月恐漏水凍故合供之而司馬夏官卿其屬有挈壺氏故又臨視其縣此器也未殯哭不絕聲故以漏刻使官分次代哭以節君哀大夫但不縣壺而士則親屬與家人自相代故不以官也

方氏苞曰親喪所自盡也而使人代哭自元明以來世人多用此議古之迂不知聖人習與不周所以盡

人之情而起教于微眇者正當于此類求之盖小斂以前三日不食哭無停聲力不能繼気而如斬如剡之初使瞬息之間心思或別有所慮耳目別有所營則聞代哭之聲怵然自覺哀敬之不屬而內省無以自安又使族姻之遞代而不哭者知出位踰階錯立族談之非禮而不失臨喪之色皆所以大爲之防也禮有以故興物者其斯之謂與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姜氏兆錫曰疏曰有喪則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

而日光猶未明故堂上下須燭以照也古未有蠟燭呼火炬爲燭　此章言喪中君大夫士供具之等也

賓出徹帷

姚氏際恆曰上文卒斂徹帷此又詳言賓出乃徹帷一也非是上爲士禮此爲君大夫禮也鄭孔謂君大夫拜賓在徹帷前然則上何以敘君拜寄公國賓于徹帷後乎

姜氏兆錫曰此節申明徹帷之次也按士喪禮小斂畢即徹帷拜賓旣奠賓乃出大斂亦如之今言賓出徹帷其文不同陳註謂此君與大夫之禮斂畢即下

階拜賓卽既奠賓出乃徹帷也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姜氏兆錫曰此節申明哭尸之位也哭尸于堂上者小斂陳尸在堂而哭之也由外來者奔喪之人也婦人哭位本在西方今由外來者合居尸西故退而近北以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毛氏奇齡曰凡女賓至女主不下堂女賓升堂則女主出房而拜于庭女賓北面女主西立東面若女賓

尊行則女主亦拜于西階下一如君夫人弔卿大夫禮若其服則練衣吉笄喪服傳所謂錫衰鄭註所謂吉笄無首者其位其服明明可據

姚氏際恆曰男子一段士喪禮云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本此

姜氏兆錫曰此節申明接賓之儀也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婦人于敵者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男子于敵者亦不出門若有君命則主人出迎亦不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毛氏奇齡曰謂死者無子尙可不立後不可無主喪之人則喪主重矣但主喪之人經無明文而諸說又互異不一朱氏作家禮初立喪主曰凡主人必死者長子否則長孫承重者既又曰父在子無主喪之禮則明係首鼠兩端汪氏作喪禮或問竟曰惟冢子與其婦爲主無他主也則直武斷矣予謂主不一端

有尊主卑者父爲子主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也君爲臣主小記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臣主是也祖爲孫主舅爲子婦主奔喪註子有妻子之喪皆其父主之謂舅爲子婦祖爲孫也夫爲妻主兄爲弟主奔喪父沒兄弟各主其喪謂父在則舅爲子婦主祖爲孫主父沒則兄弟各爲其妻子主喪又云親同則長者主之謂同父母喪則推長子主喪若兄弟之喪亦推長兄爲主也然則父爲子主卽不爲庶子主以爲子婦主卽不爲庶婦主乎曰亦主之而有不同同宮則主之不同宮則不主之小記云父不

主庶子之喪指庶子不同宮者言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謂惟君不主庶子庶婦命士以上同宮則父主之異宮則否然則夫爲妻主卽不爲妾主乎曰亦主之而有不同妻歿而攝室則主之否則不主之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若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不于正室崔氏謂此指攝女君者言如春秋婦死稱繼室者則夫自祔于祖姑之妾而祥練之祭使子主之非攝則否然則兄爲弟主弟不可爲兄主乎曰不可喪無二主弟有子而死兄主之則兄爲尊主子爲卑主一尊一卑非有二也今兄子既爲主而弟

又主之是二卑也二卑卽二主矣然則兄無子若何曰兄無子而議攝則豈惟弟耳雖從兄弟亦可主而何況父弟然則夫爲妻主妻不可爲夫主乎曰可齊莊公弔杞梁于路而其妻主之卽女主也特此卑爲尊非尊爲卑也然則世父叔父尊者也可爲姪與姪婦主乎曰不可奔喪前已言之矣父歿則兄弟各主其喪謂主其妻與子之喪也夫兄弟之妻則嫂與弟婦也兄弟之子卽姪也兄弟自主之而尙須兄弟之爲世父叔父者其主之乎據此則兄爲弟主兄幷不爲弟婦主何則弟身喪則長兄主之弟婦喪則弟自

主之不須兄也此尊主卑也若卑主尊者小記父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服而主喪有二尊主卑則皆除服如前文六者是也卑主尊者則皆不除服謂子爲父夫爲妻臣爲君祖爲孫四者是也然則尊主卑者六卑主尊四皆可據者然則有尊主時無卑主必無尊而後有卑主乎曰不然士喪禮主人赴于君其所爲主人卽其子也所謂赴則稱哀子哀孫者也父在子亦爲主矣然則有卑主時無尊主必無卑而後有尊主乎曰不然小記云父主適子喪有杖適子之子反不執杖是父主適子喪時其適子亦儼然在也

子在父亦爲主矣然則尊主卑主並主乎抑分主乎曰喪無二主主何可並也然則尊卑必共主主亦可分也大抵尊卑並主時則禮統所尊尊爲主而卑副之曾子問云昔衛靈弔季桓子哀公爲主是君主臣也尊主也季康子是子主父也卑主也特哀公拜賓則康子不當拜但立而哭踊而一尊一卑不嫌並見何則拜者主不拜非主也今哀公拜興而哭而康子以尊賓太過亦拜稽顙當時有司不敢辨而議禮遂因之有二主之誚故小記異國君來弔其臣則本國之君主之也而其子中庭北面哭而不拜父之主子

亦加之故父主子喪而有杖則其子之子反不執杖

何則避二主也父爲子婦主喪而有杖則其婦之夫

亦不執杖何則統所尊也故尊主卑主雖並主而各

有不同尊爲卑主則但主拜賓祔廟二者而餘皆卑

者主之如饋奠斂殯卒哭祥禫則必非尊主所當爲

者故小記云子婦之喪虞與卒哭其夫若子自主之

祔則舅主之以祔主祖姑之旁則重在祖廟故尊者

主焉餘俱不然是以命赴父爲主而赴卽子自主之

尊與卑不相礙也今俗訃文載子名而并以父兄加

之于前雖非古法然亦近禮意至于拜賓則古者弔

簡今者弔煩舍尊就卑未爲不可特奔喪云親同長爲主謂同親之子必推長一人爲主而餘不及焉今衆子皆執杖就位則又不止二主矣若謂長一人過瘁則喪主總無可貫者恐衆拜亦究于瘁無補耳然又有卑可主尊不可主者雜記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謂父貴可以及子子貴不可以加父也若又無子則但爲置後謂借他大夫之暫爲主後而喪畢而撤終不令現在之父爲之主喪所謂卑可主尊不可主者此變禮也今父賤子貴父如子官而既貴之子則又必爲之立後豈有暫

置後而仍徹之此固無可道者因言禮之變則必及之若又有攝主凡無後則必置後以攝之小記云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若男女皆有主庾氏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是也今或無適子適婦他人攝之則攝男主必同姓者女主必異姓者謂不使本家女攝也以婦人外成也

汪氏琬曰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然則孰爲之主曰惟冢子與其婦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在列與曰雖在列而不敢主之也何爲其

不敢也曰非傳重也曾子問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可主與曰可古者喪必赴赴必哭哭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爲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爲之主皆是也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他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舅不主諸婦之喪妻之黨不主姑姊妹之夫之喪吾未聞執親之喪而使他人主之者也無主後則如之何曰有攝主禮大夫而無主後宗子爲士者可攝也宗子爲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也何爲其大夫可攝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起爲大夫者亦有宗道故

也無宗子則又爲之何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人之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護之赴告必斥名其間其殆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護喪之名不見于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知禮者爲之有喪事則必稟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也雖謂之非禮可也

姚氏際恆曰其無女主四句此禮可疑喪服小記云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則男女應分別爲主柰何使交混以相拜乎　又曰註疏云爲後者不在

者謂主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則有爵者辭者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于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無爵者人爲之拜者謂不在之士無官爵其攝主之人而爲主拜賓也按小記云士不攝大夫則安有有爵者之喪而無爵者主之乎若無爵者之喪而無爵者主之其人爲之拜又不待言矣所以皆不可通蓋此爲後者不在單主士言有爵者無爵者主來弔者言謂士爲後者不在其攝主之人亦士有爵者來弔則辭無爵者來弔乃代爲之拜也士得受大夫之弔以其平日相與情親若士爲士攝主則

不敢當大夫之弔而代之拜也故曰有爵者辭爲後者不在此爲後者卽指人子孫仍爵謂無子而立人爲後者非

陸氏奎勳曰有爵無爵皆以弔者而言尊有爵故辭之金華應氏之說是也集說依註疏指攝主之人其義紆曲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申明主後拜賓之儀也以衰抱之明其爲主也人謂他人不在謂出外未歸竟謂國境也爲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敢代拜若爲後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竟以內則俟其還而爲主若境以外則當殯期卽殯當葬期卽葬

矣皆因男女長幼出入遠近而權以攝之也無後不過自絕而已無主則賓禮闕故不可也

方氏苞曰金華應氏駁註謂有爵無爵以弔者言不知註義實優如應說設國卿卒爲後者不在同僚卿大夫竟不入視殯歛乎設君加恩禮而視大小歛卿大夫從君而至亦可辭乎